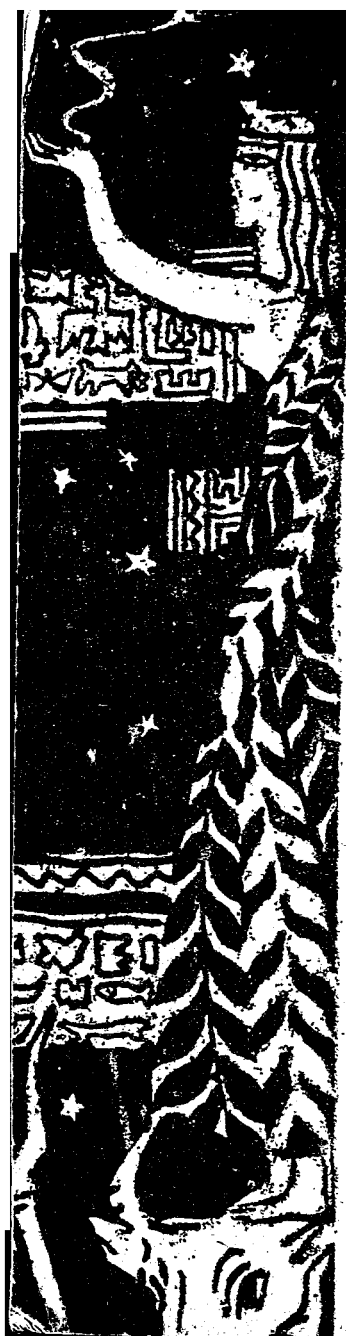




談天說地集

張先智著



貴陽中央日報總社

文藝叢書

談天說地集

張先智著

貴陽中央日報總社

文藝叢書

談天說地集前記

「口呼正義，肚灌粥湯，

紙筆漿糊，手亂脚忙，

晨昏顛倒，面瘦肌黃，

大哉美哉，無冕之王。」



劉貫賜三年了，何幸而生於今世，更何幸而幹了這一行？上面那段記實頗，是一幅絕妙的自我寫真，讀之真要哭笑不得。我常說，做報難，做報人尤難，不僅要寫得編得跑得快，還要窮得苦得熬得，歐陽修題別號爲六一居士，我們這一行同業亦大可自稱「六得上人」。

報人之責在於爲民，舌，這是盡人皆知的一句老話，我既忝爲一記者，加上天生一副硬骨頭，要筆桿，自然更好說閒話，但隔過齊水案後，才深感到說話必須聰明，罵人要有藝術，幾個月來，我不願寫一篇正面的罵人文章，在我是興趣漸淡，免惹是非，在他人看或要說我偃旗息鼓，已失當年「

威風

所謂「威風」云者，近兩年來，對於醜惡人型的鞭撻，對於淨淨人性的掃蕩，自問確很賣過一番氣力。除了奴隸的喜劇，秦檜的狀元等篇此奴罵賊外，亞當的笑話篇譏笑男人，儒林野史篇諷刺女人，談馬瘦猪肥篇「指責」余所亞，為詩歌說話篇「挖苦」曹聚仁……儘管有人斥我為好戰者，我却始終不變作風。在「閒話文壇」中，我曾先指出。文人相敬的真意義是對人要敬，對文却不必如此，我厭煩「客客氣氣你好我好」那一套，假若聽任那班冒牌作家，廁所詩人，外國嘍囉，小丑媚客，長此猖獗，攪得一團烏煙瘴氣，那豈不冤乎悲哉！

戰是之故，我非好戰，實不得已也。

魯迅翁一生在擂台上「拳打南山猛虎，足踢北海蛟龍」，嚴厲揚威，殆不必說，此外以好戰敢言聞於世者，我要不避嫌的舉出二張——張季鸞，張蔭麟。

季鸞先生生前主持大公報筆政，一支大手筆四海知名，無須捧場，我想附記的是已故浙大教授，思想與時代綢繆者張蔭麟先生。讀其遺作，論修明政治的途徑，觀其悲世憤俗之情，如火如荼，雷霆萬鈞之筆，一針見血，禁不住要掩卷長嘆，拍案叫絕。

「我以爲中國政治的根本症候，不是貪污，而別有在。吾無以名之，強名之爲政治的癰疽，上層的意志，無法貫徹於下層，法令每經一度下行，便打一次折扣，甚至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一切政治上的興作與運動，有形式而無精神，多耗費而少實效，巨蠱重弊，在上的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嚴而不能絕，這便是政治的癰疽」。

又云：「我想有些政府裏的人員或可分爲三類：一老爺之類，二書辦之類，三差役之類。老爺天天對書辦差役訓話，講道德說主張，要他們盡忠，要他們犧牲。然而老爺訓話完了坐汽車回廣廈華堂，蔡香港用飛機運來的珍饈，賞洛陽用飛機運來的牡丹」……

這話說來何等率直又何等沉痛？到如今時過境遷，讀後猶有餘痛，不幸此文在王芸生先生稿堆中一壓再壓，直到張蔭麟死後，才在「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帽子下與世相見。張蔭麟一日不死，則此文一日不得而出；說話之難可以想見。文章之際遇如此，夫復何言？

說到我自己所遭遇的，也不勝感慨系之，年前在貴陽中央日報編輯時，曾爲了青水案鬧得滿城風雨。青水案是易君左「閒話揚州」，杜重遠「閒話皇帝」以來僅有的一個文字獄，當我回憶到拙作「青水案如是我觀」一文發表後，各地讀者之「聲援」函稿如雪片飛來，貴陽地方法院開審青水案時

羣情大譁萬頭攢動，法警準備開槍彈壓，鍾煥新律師唇槍舌劍熱烈辯護，雖事宣著爾永無罪，羣衆歡呼的情景，又使我既感且奮，深信人心仍未死。文章猶可爲。

「談天說地集」之出，非在求名，（從拙作「真正王麻子」文中，讀者可知我的爲人。）亦非牟利，（我懂得萬般皆下品，惟有老板高，何況如今文章不值錢，我還不會傻到等賣版稅後吃經濟飯。）這一本小書付印，只是宣告我將重整旗鼓，舊調重彈，在人之敵，人性之敵未倒之前，我不忍，也不願，拋下這支禿筆。

張先智於貴陽中央日報總社

談天說地集目錄

前記

真正王麻子

奴隸的喜劇

秦檜的狀況

中國人過年

亞當的笑話

閒話文壇

附錄（一）（二）

老百姓論

罪與罰

爲詩歌說話

從「馬前潑水」說起

談馬瘦豬肥

愛

苦

儒林野史

老實話？風涼話？

三言兩語

好事者

從女人談到婚姻

賣文新術

「青水案」如是我觀

評張先智的雜文（王平陵）

「真正王麻子」

——隨感隨寫之一——

從設祭出殯用的銘旌，看到人性有趣的一面。「鄉晚某某拜題」，與「我的朋友胡適之」其作用完全相同，無非借他人聲勢，裝自家威風。嘗見「當大事」的人家儘管窮得典房賣地，也要來做一番鋪張。他道拜唱，弔客盈門，素幡飛舞，鼓鉦喧天……尤要求張託李，設法找位達官顯宦大人先生題個銘旌，似以爲不如此則不修面子。有的爲了炫耀「鄉賓戚友學」既多且闊，不妨廣送訃文，大開宴席，甚至從廳堂灶廊擺到門外簷下，於是喪禮變做「白喜事」，出殯變爲迎神賽會，原該愁眉苦臉的執紼者倒像參加遊行人，而弔喪者也像是赴宴客，當其酒酣耳熱之餘，或許會忘了所爲何來！

有人說，中國號稱地大物博，雖未必，滕王閣序上一句「人傑地靈」却千真萬確，凡跑過長江的，總該久聞南京鹹板鴨，蕪湖豆腐乾，安慶蠶豆醬的大名，至於北平王麻子的剪刀，上海陸稿茆的臘味，徽州胡開文的筆墨……那更是人因地，人因物，而出名；物因人，物因地而出名；地因人，地因物

而出名。

卷

爲了「王麻子」這幾塊大紅特紫的招牌，不知引起多少糾紛。老店忙着聲明（而且發誓）「本號只此一家，並無子係分舖在外」，新店依然忙着冒牌開張，甚或新店開到老店對面，旗鼓相當，大唱其對台戲。於是「老王麻子」「老陸稿春」「老胡開文」「真正王麻子」……紛紛出世，鬧得真假莫辨新老難分。據說民間傳奇上，兩個包文拯，有皇太后摸骨判斷真假，兩個孫悟空，有如來佛識別石猴與彌猴，獨有今日這真假王麻子，常難解決。在外國各有註冊商標，自當上衙門打官司，在中國則還是決決乎君子作風，通常止於客客氣氣的相罵，最多各掛一塊「天曉得」，以不了了之。

此外另有一種花樣，是不冒名而混名，弄得個魚目混珠似是而非，如王麻子之有汪麻子，胡開文之有胡啓文，此等人大概有點不好意思做人的「子孫」，但又捨不得那個名，不得已遂退一步做個「兄弟分舖」豈非兩全其美？

混名，借名，冒名，行行皆有這一套登龍術，開剪刀舖，好用「王麻子」招牌，出版著作，請託名人寫序，不過千萬中之一兩個例而已。

說者謂，前者冒牌混名爲了吃飯，是猶情有可原，後者沾名爲了面子，則大可不必，無論是爲活

人死人，收效恐皆微乎其微。

我最愛古時兩國交戰，元帥對元帥，大將對大將，小卒對小卒，一點也不含糊。在動手之前，照例要來一次「來將通名」，尤覺趣味；（以現代語名之，可視為「神經戰」之一種。）假使客話是：「俺，大唐征東大元帥薛仁貴是也」；那彭何等威風？對手如是無名小卒一定胆破心驚，落荒而逃。好牙做不得假，冒牌自更不能。否則如醜丫頭冒充穆桂英，連焦贊孟良兩個漢人也瞞不過，還能騙誰？

反之。我最討厭現代作戰的方式，既繁複又虛空。開火之前，舌戰、筆戰、政治戰、經濟戰，外交戰，神經戰……好像是藝術家演螺螄的世界。「不可攻陷」的馬奇諾一攻便破；「英雄名將」的魏剛貝當一打就降。戈培爾法螺博士等人如在中古世紀，定無噤舌餘地，不列顛選出「大坦克」邱吉爾，納粹舉出「小歪毛」希特勒，二人三槍五劍決定兩國勝負，那世界問題又該何等簡單？

有名不能無實，有實何愁無名？李扼眼開剪刀鋪，只要火候鍊足，打得鋒利，不怕不壓倒王麻子。黃蜂進電影廠，只要演技認真，表情入型，不愁不勝過胡蝶……其他農工商學兵「各色人等」亦應作如是觀，休小覷了今日苦幹的毛頭小夥子，二十年後他們的名姓或會出現於中國人名大辭典。

奴隸的喜劇

奴隸不是人，好像是介乎人獸之間一種似人非人的動物。因它雖有四肢五官，外具人形，但其受繁養，供廝役，待宰割，又與家畜無異。蘇俄沙皇時代，農奴阿大阿二的生存地位並不比阿牛阿馬高，同是地主帳簿上二注財富。所不同者，農奴只是會說話的工具而已。我常發奇想，在帝俄時代，無論水旱災荒，總該餓不死地主，吃盡牛羊之後，不還有的是人肉包子麼？

？入奴之別，在有無自由。自由慣了的人或不會覺自由之可貴，當然更淡忘了奴隸底苦味。我却從自由中感到生命的滿足，時常想起克魯泡特金先生所記述一段關於農奴的喜劇：

「有一次，一個地主對另一個地主說：『將軍，你底領地內一塊靈』（農奴）底數目為什麼增加得這樣快呢？大概是你沒有管他們底婚姻吧？』幾天以後，這將軍便叫人把他底村莊裏的戶口冊送來，他從名冊裏翻出了所有十八歲的青年，和十六歲少女底姓名，於是他寫道：約翰娶安娜，保羅娶帕夏……就這樣配了五對夫婦。他又批道：這五組婚禮應在十天以後舉行。」

中國民間故事「今古奇觀」有一段「番太守亂點鴛鴦譜」，想不到俄國更有地主「圈定婚姻」。保羅原愛帕西加，却娶了安娜；帕西加不愛保羅，却嫁了保羅。奴隸結婚也是地主交辦的工作之一，地主視男女農奴如兩架機器，希望它們最好能趕上雞豬的生殖力，一胎養十個，一天生一個才稱滿意。但此種「強度結合」已變做不愉快的工作，雞豬也要嘲笑農奴。（雞豬的最終命運雖不如農奴，但它還可以自由選擇它的配偶啊！）

「這與其說是婚禮，不如說是葬式還更恰當，婦人們傷心地哭泣着，和她們在送葬時痛哭一樣。」克魯泡特金寫這兩句，苦笑中有眼淚，自由人對於奴隸，多少是有點憐憫與同情的。

但另有一幕奴隸的喜劇，看了則使人痛心疾首。

「十一日宿處岸上，有留遠亭，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候，北惟應聲笑，劉君效率以淫褻爲北所薄。文煥云「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儒專以爲笑具，於舟中取一村婦至舟中使密劉君，據劉之交坐，諸儒又哄婦抱劉以爲戲。」（見文山詩史）。

我很惋惜，今日平劇川戲中似少了這「留遠亭」一齣好戲，看賈餘慶劉君一對小丑何等出色？賈

餘慶以「毀本朝人物」獻佞，劉岳以「笑具」見長，這一套手法竟也「傳之後世」；試稍留意，在今日就不難找出許多活賣餘慶和活劉岳出來。

奴隸有兩種，如俄國農奴以及美洲黑奴等屬於先天的，從出娘胎便帶來奴命，除了怨天恨已，自然無話可說。第二種奴隸則相反，自願匍匐在地賣身投靠，實屬難解，以此質於生物學家，也許要嘆一聲：是乃天生奴性，人而變畜，不亦悲乎？

寄語第二種奴隸，休得意忘形，得寵時不過一個「笑具」，失寵時便是主子口裏的人肉包子！

秦檜的狀元

——奴隸的喜劇續篇——

民間會有一種爲老牌漢奸秦檜辯護的翻案之談。大意是：秦檜身爲政和年間狀元，足見是個人才，而非庸碌者流。他既讀聖賢書豈有忠奸莫辨甘心賣國之理？主和無非一種政治主張，至其能顛倒政權岳飛，在相位十九年，雖亡宋，猶不失爲「政治家」云云。

這一套妙論，說者多爲多烘「這少」，茶餘酒後賣弄才學，故意炫奇立異，危言聳聽。或是有人別有作用，想用狀元頭銜抬高秦檜的人品，以「政治主張」一類漂亮名詞掩飾其賣國罪惡。其實秦檜蓋棺論定，已是遺臭萬年，誰能爲他翻舊帳喊冤枉？其所以然者，大概因今日另有許多「活秦檜」在！當棺尚未蓋，論尚未定之時，倘能養死者遮一分醜，豈非可爲生者減一分罪？如所猜不錯，那秦檜的狀元來歷，倒不妨加以清算了。

秦檜主和賣國，死時贈申王，諡忠獻，真是天無眼瞚。直到宣宗時追奪王爵，改諡穆醜，才算大快人心。但狀元資格似仍未被追奪，未免便宜了他；假設當時或後世舉行人民投票，否認秦檜的狀元，想決不會如美國國會通過對倭宣戰案，有一張反對票。可見人品至上，空頭銜不值錢。

醜人多作怪，秦檜拜見金兀朮，第一句自我介紹便是：「小臣新科狀元秦檜」，想藉貴人身份接近主子，跪在第一位討封。這和今日大小僞官，挾「博士」頭銜相銜之作用正相等，可惜金兀朮是番邦人，並不因狀元而看重奴才。在秦檜騙來趙王爲質立了頭功之後，反被囚於東廂，甚至老婆王氏，也被徵歌侑酒，當做隨營軍妓，這是從何說起？

古今罵賊文章雖多，讀來總覺不够辣味，我以爲清代女作家周惠風善於罵賊，可與吳稚老媲美，

試看周惠風筆下的秦氏家譜——有詩爲證：「粉粉呼名秦鼻姓，醜醜鼠耳壽蛇心，雖然賊種秦家出，拋油瓶帶到孫門，孫港娶他媽作妾，遂將臭檜養成成人」。至於王氏，則是：

「賤軀原是刁家女，頭夫嫁一姓丁人，夫妻反目休歸去，二夫嫁進姓王門，無錫縣中淫賤種，爲姦性天成」。信手數筆，便將秦氏夫婦奴根奴性和盤托出。關於秦檜的狀元來歷，以下更有好文章：

「邦昌喜得手舞足蹈，連稱『妙計，好才學，好才學』。秦檜洋洋得意說：『若說我無才學，那能中狀元？』邦昌大怒道：『放你媽的屁。不是老子掌相，輪也輪不到你頭上，這忘本臭奴才，你有什么麼才學，還不是買關節得來的？』臭檜一聽，走向邦昌，淬了一口臭吐沫道：『倒不是靠你，靠的是親媽媽老婆二人來的』。……」

這一段寫得有聲有色，醜態如畫，秦檜自認他的狀元是「靠親媽媽老婆來的」，金聖歎如加評語，一定是「坦白可喜」，今日那些活秦檜們洋洋狀元的來歷想也不問而知，彼此心照不宣，還是順口葫蘆的好！

中國人過年

中國人生活，有生活的藝術，中國人過年更是藝術的藝術。曾經有外國朋友看到中國人過年的形形色色，嘆爲觀止，而向我索解釋。我的回答是：「中國人過年，不僅是過年，而實在是敬神，祭祖，家宴，娛樂種種的綜合」，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會感覺得驚異。

有人斥敬神祭祖爲迷信，由迷信推論更斥之爲野蠻，其實祭祖是孝道的延長，不但對野蠻，而最文明。我嘗說，中國人最懂得愛，在一年中最快樂的日子，猶念念不忘祖先。愛祖先豈非是愛民族的縮影？這真值得向全世界驕傲。說到敬神，也不爲罪過，宗教信仰既可自由，那中國人拜如來佛，觀世音；和歐美人選擇耶穌上帝，無非同爲覓求心靈的寄託，又有甚迷信可言？不等現在外國人來讚美，我們老早，從任何一個小處看，就知道「中國偉大」了。

有人說中國人過年似太狂歡，似太鋪張，這也不然。我以爲中國人性情比較質樸，平時不大愛好娛樂，（也少有娛樂的機會）。一年三百六十四天辛辛苦苦，吃不到好的，穿不到好的，玩也沒有個

玩的，難得有這麼一天新年，怎能不穿件新衣，吃點暈腥，看看把戲，玩玩龍燈呢？

有人譏諷中國人是俗物，都想升官發財。過年大家見面，照例要說兩句「恭喜發財」。交換一個不花錢的禮物。其實，這正表現出中國人的坦白率真。試問名利二字，那個不想？那個不愛？中國人以此相祝，等於相勉。祝賀話後似還帶有「如何才能升官發財」一個提示，教人別吃嘴嫖賭自餽餒頭。

「除舊更新」是中國人自慰自勉的哲學。因而中國人決不放鬆過年——這新舊交替的日子，人人都有個直覺，總以為今年比去年好，新年比舊年好。（此新年所以必須慶賀之故）。

只有極少數人才對新年不發生興趣，甚至於厭惡恐怖，一種是「王小二」型，自怨「一年不如一年」。另一種則是將要爬進棺材的「九斤老太」，自嘆「一代不如一代」。除此以外，頭戴紅花的女人，腳穿紅鞋的孩子，都開開闢闢的帶來一番青春景像；我歌頌——中國人過年。

「亞當」的笑話

很奇怪，現在大後方某些都市，還正在醞釀着婦女問題：這已是不新鮮的問題了，祇有在民國初年，現一代青年婦女的姑壘太姊，才是呼喊「男女平權」的時代。

我懷疑自己的眼睛，好像看到歷史的重演，讀了袁昌英女士「在法律上平等」一文後，知道現代婦女確有了問題，尤其是職業婦女的苦悶，已由沉默，抑鬱，而起來呼籲了。

雖然是很小的事件，例如銀行不用女職員，卡車不載女旅客，然違背「在法律上平等」的精神，並無兩樣。也正因為這些形形色色的小事件被忽視，無形中才積聚成了大問題。

婦女問題再生的原因看來很複雜，其實太單純，我認為男人對女人的認識不夠，是問題癥結的癥結。

少數人也許受了希特勒的感染，（或者說和希特勒同樣對女人的看法）斷定女人最好的職業是嫁丈夫，而強推女人回家庭去，回廚房去。

基於此，婦女都在廚房裏燒飯洗衣，都在家庭裏生育孩子，似不必到銀行當職員，也不用乘卡車旅行了。此種人或自以爲是「善意」的愛護，實則這種偏激的心理，正是職業婦女苦悶之泉。除了對人口繁殖多少有點貢獻外，找不着一點好處。

另有些人，一面承認男人不能無女人而生活，一面又感覺男女萬難共同生活，這是一種精神病患者。自然要鬧出亞當的笑話。

印度「創世紀」書裏，有一段關於女人：「上帝創造女人時，係採取花的美麗，鳥的歌音，虹霓的色彩，風的柔態，波浪的笑容，羊的溫柔，狐的狡猾，雲的難於捉摸，和雨的變幻無常，將它們交織成一個女人，而拿她給男人做妻子」。

接着描述人類第一對夫妻——亞當夏娃——所鬧的笑話：

「印度亞當很快樂，他倆便在這美麗世界中自由游行，幾天之後亞當跑去向上帝說：『請你把這女人帶走，我實在不能和她過下去了』。上帝答應他的請求，將夏娃帶了回去，於是亞當即覺得很寂寞，依舊不能快樂，幾天之後又跑到上帝那裏說：『請你把那女人還給我，因為我沒有她不能生活』，上帝依然依從他，將夏娃還他」。

故事的有趣還在後面：

「幾天之後，他又到上帝處請求說：『你所創造的這個夏娃，仍請你收了回去，我發誓不能和她過下去。』上帝於無邊智慧中仍然順從了他。等到亞當第四次走來訴說沒有了那個女伴不能生存時，上帝雖允許了他的請求，但已答應以後決不改變心腸，不論甘苦，以後決和她永遠過下去。……」

我不想說什麼了，只願不要再鬧亞當的笑話，不然，那二十世紀人類的智慧，和亞當沒有差別，豈不是宇宙地球與人類底悲哀？

閒話文壇

戰後文壇呈現可喜的太平景象，傳統的文人相輕，會轉變為文人相敬，報章雜誌上很少看到破壞性的文評書評，以魯迅為典型的謾罵作風，幾乎完全銷聲絕跡，如果說這是個進步，那該是戰爭的賜予。

早前因為文人相輕，甲說乙的文章換虛布，乙說甲是黑巷裏的叭兒狗，文壇上常是明槍暗箭，

一片殺聲，有時主將出馬，兩旁家兵打手，搖旗吶喊，好生鬧熱，故有人發出國未亂而文壇已亂的感慨。

我們不願妄加批評，這種筆戰的是非曲直，自有史家公論，不過偶然覺得很多的文章，反由相戰而成熱，（主因是怕挨罵不敢隨便動筆），很多的文人因相罵而成名，（名有好壞香臭之別）。至於故意罵人或找罵而企圖成名的也不乏人，這不過是文壇登龍又一手法，我們除了嘆為觀止，無話可說。

時至今日，局勢全非，文人既相敬，大家客客氣氣，「噤聲道理」，甲稱乙為作家，乙讀甲為文豪，你評他的作品偉大，他論你的創作傑出，彼此「隱惡揚善」，心照不宣，結果有意無意之間皆覺宿願，各自成名。

客觀的說，相敬可以促進「作家大團結」。自較相輕為好，但其中大有分寸，倘若相敬發展到了相捧，甚至由相當限度的捧，進為一味的捧，那結局將不堪設想，等於相互殘殺，相互毒害。青蛙蹲在井裏，你捧它見聞廣博，它也許真個覺得「這世界真大呀」，但當他漸懷喜悅，跳出舊圈子，會要眩花了眼睛。……由此看來，「如此這般」的相敬，倒反不如「非對人的」相輕。

我不是好戰者，但我主張文壇上應該經常保持一種戰爭狀態，與敵人戰，與黑暗戰，與歪曲戰！

至於書意的指摘，客觀的批判，嚴正的論爭，那更不可少。

綜結來說，文人相敬的真意義是對「人」要敬，對「文」却不必盡如此。我們除了筆鋒指向敵人，當有了問題時便可以戰爭，文壇上並不需要粉飾太平。

附錄一

「閒話文壇讀後感」的後感

「當戰神張開了血口的時候，我們的文壇也更換了原來的面目，由文人相輕，一變而為文人相敬了。但是可惜得很，這相「敬」只是多繕篇捧場的文章，要是說這便是相敬，倒不如說這是文人的沒落，只要聽一聽「現在文壇上何以還不見偉大的作品產生」的慨嘆，便可證明這話並沒有錯。

大家感到了現在文壇的冷淡，雖然都已把「筆鋒指向敵人」，但終覺得未免寂寞，於是首先有張先智先生的「主張文壇上應該經常保持一種戰爭狀態」，繼之又有某某的「希望文壇上經常的要發生一種正義戰」的響應，以為沒有戰爭，就「永遠沒有進步」了。

話是不錯的，如果「沒有人來加以善意的指摘，客觀的批判」，那麼他們的弱點永遠是他們的弱點，所以「當有了問題時便可以戰爭」，然而「戰爭」在中國文壇是普通的事，也無須提倡，只是大家只知道戰，而不知何者應諍戰，所以光提倡「戰」是不行的；在這里我們必須要先顧慮到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即是如何「培植新作家」與「自我批判」。

因為一個新起的作家正如一朵初開的蓓蕾，是經不起一擊的，雖然是善意的指摘和客觀的批判，但往往會因此而裹足不前，這固然是青年畏縮病，然我們決不能抹殺了現實的環境，去企求過高的理想，不然只看到天上的彩霞，是會踏進地下的泥潭去的；而況我們現在正需要培植一批文藝新軍，予敵人以抵禦。

其次，說到自我批判，那更是文人們所不可缺少的工作，約瑟夫說「自我批判之於我們，猶如空氣，水一樣的需要」。所以我們必須「慎重行事」，就是寫文章也要「一字不苟」做到盡善至美為止。這樣我想也不與「永遠沒有進步的」吧！并且可以免去「戰爭」，傷了和氣；何況既是戰爭多少總各帶有一點偏見，到後來不是「暗箭」「匕首」相見，便會變成熱諷冷嘲，結果大家一無好處。

所以，戰爭「應該經常」云云，我覺得大可不必，在「一致對外」的大前提下，內部磨擦可減少

的當盡量減少，這並是不需要「批判」或「指摘」，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作家團結起來，如何改進現在的地位，如何鞏固文化堡壘，使當前的文壇開出繁爛的奇葩！我想這或許是「文人」在目前比較重要的任務，實之讀者不知以為如何？（敬啟）

附錄二

「閒話文壇」的閒話

張先智先生在中央日報副刊寫了一篇「閒話文壇」，竟激動起貴州文壇的論爭。韓君的文閒話又「壇讀後感」原不過將先智先生的話重複一遍，除了促使注意，此外並無任何新意見，豈不意最近我們又拜讀了敬潮君的大作「閒話文壇讀後感的後感」，這是對韓君而發的，我們旁觀者亦願參加筆戰，只想講一些閒話。

敬潮君首先承認了張文中「戰」的原則是不錯的，但另外表示一點意見，認為「戰爭應該經常云云」太不必然，他的理由有二，第一，因為青年有「長縮病」（這名詞是敬潮君加於青年的）他說：「於

個新起的作家正如一朵新開的蓓蕾，是經不起一擊的」。第二，爲了「對對外」，「作家團結」所以最好避免戰爭，「傷了和氣」，我們聽了這種高明的說法，嘆服之後，可以知道敬潮君是一朵「新開的蓓蕾」，是一個未被培植的新作家，而且是一個「經不起一擊的「畏縮病」者。」

敬潮君又說「大家只知道戰，而不知道何者應該戰，所以先提倡戰是不行的」他提出這個問題充分表現他的幼稚，既想筆戰而不知巨細，彼，不先讀下對方的文章就肆肆離離，未免是怪事。況魯先生不早指出「與敵人戰，與黑暗戰，與歪曲戰」麼？何況文壇上所謂戰爭，並不是旁人相殺，又互相罵，而是「客觀的批判，善意的指摘，嚴正的論爭」，這樣大概不會傷了和氣，妨礙「作家團結」吧？「文人相敬的真意義，是對人要敬，對文却不必如此，我們除了筆鋒指向敵人，當有了問題，便可以戰爭，文壇上並不需要粉飾太平」，我們請敬潮君再細讀張文，作一個「自我批判」，就不會再歪曲叫喊了。

畏縮戰爭，比粉飾太平更要可恥，敬潮君既然有畏縮病，又何必拿「作家團結一致對外」的大帽來蓋自己的可憐相呢？……（真野）

老百姓論

「老」，這一個字，有兩種副解釋：一是尊敬之意，例如老師老將，老弟老哥。二是親愛之意，例如老朋老友，老夫老妻之類。

大概因為中國人有一部百姓做姓氏藍本，所以便用「百姓」二字作為民衆統稱，至於關到百姓之下，爲甚要加一「老」字？我以爲並非指老幼之老，而是愛與敬的表示。

老百姓包括農工商學。男女老幼，是社會裏的絕對大多數。有時這名詞用以別於兵與官，其實二者界限很難分明，兵與官的以往和將來（未當兵任官前或解甲歸田後）仍都屬於老百姓羣。只有極少數人似乎不屑（或不甘）爲老百姓，才自列於某種特殊階級。我們對此並不遺憾，因爲老百姓根本就不樂意那些特殊階級雜在裏面，攪混一池清水。

倘若誰認爲老百姓愚弱可憐，那他自已就不聰明，偷覺得老百姓善良可欺，那他等於欺蔽自己。凡是順於民意的，必被擁護，違反民意的，必被唾棄。如果誰還不大相信，且看隨便舉出一段小故事：

這事情已經時過境遷，現在說說料想無妨。幾年前某省銀行發行一種七元紙幣，因為紙質惡劣，印刷模糊，用不多久就不辨廬山真面，老百姓於是給它一個外號——「大在眼」。（呼聲元券「元券」則爲二花臉三花臉）以後陝北邊區地帶，某路軍合作社印的角票，麻紙油印，裝在袋裏兩天便粉身碎骨，老百姓被迫無奈，想不用文不行，憤恨之餘，叫那角票爲「不要臉」，一語雙關，紙幣及發行紙幣的某路軍都被罵了，這是中國人的幽默處，也正是偉大處。

上面是反面文章，至於正面好的太多，不勝枚舉。誰都知道宋朝有個文包拯，武岳飛，他們的官職不太大，但因一個鐵面無私，不愛錢。一個精忠報國，不怕死，便落得萬世流芳。其他如聖賢英哲，忠臣義士，孝子烈婦，凡對於老百姓有好影響的，老百姓無不銘心刻骨，永相愛念，別的不說，到處所見的關岳廟，某公祠，衣冠墓，節孝坊，便是一個個的紀念獎牌，比什麼都受敬仰，比什麼都永久，否則，奸臣自己設計的疑塚，傳管祕密，也要被暴骨鞭屍。

所以我說，老百姓是最公正的旁觀者，亂臣賊子，漢奸叛徒，奸商污吏，誰也休想逃過老百姓的眼睛。舊話新提，是爲之論。

罪與罰

夏夜，是最美的故事季節，面迎清風，仰看星月，小院閑坐，談古論今，確是人生一樂。幼時常聽「冤魂索命」一類的怪劇，說得有聲有色，引人入勝，直到如今，仍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聽得年代久了，從不想過問故事中神鬼有無的問題，而只把它當做童話，着重於其劇情發展，偶然也試作一番科學解釋。

法官律師終身鑽研於千萬法律條文之間，爲的是罪與罰。警察捕探日夜搏鬥於都市荒鄉，也爲的是罪與罰。但犯者自犯，罪案永遠層出不窮，這原因，大概不盡是苟老先生所謂的人之初性本惡，而爲罪與罰的脫節。

第一，犯罪者不盡受罰，如過去某些大都會有租界，煙賭劫犯可以逍遙法外。第二，犯罪者不畏受罰。如「賊骨頭」，案破坐牢，出牢再幹。一生有半生受罰，有半生犯罪。第三，竟有人率直說出：「我在心中犯罪，誰又奈我何」……

上面所說，是法律的悲哀，是只重行爲不問內心的缺陷，幸而還有另一方面來作補償，不然那世界將非今日面目了。

人無論如何巧妙，欺騙別人，掩飾犯罪，但決不可能逃避自己的良心罰，它會迫使人哭，恨，狂，死，以血來懺悔，用生命來贖罪。

託爾斯泰的「復活」裏的主角，僅僅因爲一次欺騙了女人，（他犯罪時並無人知覺）結果帶來二世的苦痛嚙心，直到伴她受罰，求得她的饒恕，良心才算復活。

乎！有多少人在台上很紅的時候殺人不眨眼，也儘幾槍罵道：下台後便唸經拜佛，這也並非信仰起了反動，而實在是二種生之懺悔。以上都是輕微的良心罰，至於嚴重的，那便是所謂冤魂索命。

那些正在爲非作惡的僞君子，暴發戶，罪惡圈子裏的冒險家，縱不怕刑罰，但終將接受心罰，現在一件件的罪，是將來一種種的罰，每個人都跳不出這個法則。

為詩歌說話

最近，曹聚仁先生很實力的在做一件文學清除工作，借用夏鑾岩的話，是「對詩的掃蕩戰」；可算得戰時文壇一個珍聞。

從東南日報筆壘上，讀到曹先生的論詩五信，第一信閒話，多半是消極的破壞，喊出詩已到了末路。第二信，請歌習作的初階，才稍談點詩論，也無非強調詩的寫作難，大有「勸世人休寫詩」之概，其餘三信或帶點建設性，可惜尚未脫稿，現姑就此二信談二信。

曹先生很慎重，曾提出幾點怯除誤解的聲明，但讀完二信的感覺，他仍然是在「嘲笑天才的詩人」，仍然有「不可一世的態度」，不禁深為「改變作風」後的曹先生喜，同時為曹氏筆下的詩悲。

最值得驚異的，「子曰」之類的作文型還被習用，曹先生執筆時先有一個發洩的對象，所以常愛捧出洋詩經來壓頭陣。例如第一信，閒話之前，首先把T. L. Peacock的話引做楔子：

「我們不難想像，詩的末路已經不遠了……」。這一句是曹先生當做一瓢凉水，用來「冷却青年

的詩歌習作狂熱」的，也許要露出勝利的微笑，自慶新「戰術」果然「高明」，猶如威脅種田的人說：「你的田地快崩裂了。」

曹先生並說一個故事：

「某處有三詩人，吃炒肉絲不肯付賬，後來鬧到街上去，他們用詩人的稱號，嚇唬那些巡查隊……」故事的有無，不必研究，倒可由此找到一根線索，知道曹先生所以要掃蕩詩，最根本的原因或是痛恨那三個「吃炒肉絲不付賬」的詩人。

又說：「許多莫明其妙的詩人，自以爲有了天才，便可寫成不朽之作，所寫的却都是「酸詩」。他對詩人的挖苦謾罵，可真够刻毒了，其實這種狂妄病豈僅限於「詩人」？又何苦專用以斥責「詩人」？試稍改變兩個字：「許多莫明其妙的文人，自以爲有了天才，便可寫成不朽之作，所寫的却都是「酸文」。罵人的氣量，不也可變大了許多麼？」

如果曹先生由痛恨詩人，發展到掃蕩詩，因見少數「詩人」的沒落，便轉播出「詩的末路已經不遠了」。那這個洩憤未免過火，也許真如他自己所說在「毒害新詩」了。

曹先生現在很推重小說戲曲，但如再看見三個「吃炒肉絲不付賬」的小說家戲曲家時，不又要喊

出「小說劇曲的末路到了」嗎？

另有一點，曹先生似太武斷了些，他說：「文藝園地與時代環境的推移，小說戲曲爲主流，詩歌則退居閑位」，這一論斷，不知從何得來？不禁使人發生反感，想此所謂文藝園地大概是曹氏的私家別墅吧？

論詩之不易寫，不易成就，凡是懂得寫詩的人都有同感，對於少數狂妄的「詩人」加以嘲笑，也無不可；只是詩歌的存在，和其他文學一樣，正有其崇高的價值，珍貴的需要，不但曹先生，卽是個百個Peacock 否定論，也無損於詩底本質的。

最後得聲明，筆者並不是「詩人」，而忝爲「記者」，和曹聚仁先生是少見面的同行，自不會有「意氣之爭」，只是爲被掃蕩的詩歌說幾句公道話，這是必須「附記」的。

註：本篇所引用之文句，皆係曹聚仁先生「論詩五信」中語。

從「馬前潑水」說起

有人說女人是「虛榮的動物」，這大概是對女人失望的男人所論調。『馬前潑水』舊劇裏的主角朱買臣，便是被女人遺棄的有名人物。家徒四壁的窮書生，碰到嫌貧愛富的黃面婆，兩種人性衝突的結果，自然有一個被犧牲，這是命定的悲劇，中國社會正不知道有幾大車的家庭懸案！在社會不能解決之前，暫只有命運解決。

其實，虛榮，何嘗是女人所專有？朱買臣做了官後，便以虛榮回答虛榮。當他衣錦還鄉，對於攔路罵前求他饒恕的女人，不但不予以赦罪機會，反而殘忍唱出『看我身穿紅袍，腰扣玉帶……』極盡炫耀之能事，雖云是報復，但未免做得過火，似此相互敵視循環不已，那愛變為仇，世間將無可愛之人，人生豈非太苦？

做中國國民不易，做戰時中國國民更不易，必具有咬得菜根，吃得芭穀的本領。人人都說物價高，生活難，如果男女還不打破虛榮，那妻子一雙高跟鞋，換去丈夫兩月血汗，家庭將永成苦海。

談馬瘦豬肥

偶讀野草月刊二卷三期，開卷第一頁，便見余所亞君一幅漫畫，上畫一豬一馬，豬在大嚼，馬在哀思，畫題是：前線馬瘦，後方豬肥。我不甚懂得藝術，不敢批判余君的筆法如何，線條如何，只覺得畫意相當深刻。題材相當巧妙。

畫，既名之爲「漫」自與普通畫不同，決非張善子的「虎」，劉海粟的「獅」供人作美的鑒賞，亦非如「松鶴延年」之類，供人作吉慶的裝飾。有人說漫畫的主題在諷刺，故常使被畫的對象，面紅耳熱哭笑不得。希特勒原比卓別靈漂亮，但一出漫畫家手筆，那頭上一簇「歪毛」，嘴上一簇短髭，再勾一個橄欖形面部輪廓，便成了一個小丑的記號。在中國，諷刺漫畫遠不及西洋流行，漫畫作家，除了豐子愷先生，以畫說教，以畫勸世外，其他如畫「王先生」的葉淺子，「牛鼻子」黃堯，都是以趣味著名的。

成功的漫畫，並不需要很多的文字來襯托。很奇怪余君在畫題下，竟加一段文字說明：

「馬從前線回到後方，與豬同住一欄棚。」

馬問：「老哥何其長得這麼……」

豬答：「養生之道無他，能獨樂也。」

余君是怕讀者不盡領悟，所以來這麼一個連環圖畫式，如同使幼稚園小學生讀兒童畫報，一面看圖一面識字。其實，讀野草月刊者，誰見了都覺得這一段說明是多餘的。

余君在豬槽上，並隱隱約約寫了一個「圖」字。這又是指點讀者，明白那肥豬即是圖積居奇的奸商，其實又何必多費筆墨，難道還有人不知道，在後方的「肥豬」是誰？余君太細心的結果，便顯得十足小女子氣，把一幅靈意相當深刻的諷刺漫畫，由他自己的手塗壞，未免可惜。

以上是就畫論畫，話已說完，此外另有一點隨感。

馬瘦豬肥，——軍人瘦，奸商肥，自然是要不得的戰時病，但也無須咒詛，並非中國獨有的「國粹」，文明諸邦外國皆有。例如德法兩國軍人在前線拚命，德法兩國奸商却在後方關照，以有易無，大做買賣，法國的鋼鐵，運到德國，變成克虜伯廠的砲彈後，再轟擊巴黎，這有何話可說？

請認定，我們中國幸而有強有力的政府，儘管後方還存在極少數的奸商，但德國以馬車裝滿馬克

去換一餐飯吃的故事，中國還不會有。

說到「瘦馬」，那是過去的事，現在前線上已經兵強馬壯，余君的靈寶已失時間性。我們應該欣喜，今日中國，正是：

「前線瘦馬已不瘦，後方肥豬將不肥」。

愛

愛，是一個美麗的字眼，每一個人見了都歡喜；並讀它，以異樣神祕的情緒與甜蜜的語聲。西洋愛神雕塑畫像，總是那麼一對活潑潑地長着兩個翅膀的孩子，有人說他倆是亞當夏娃，說明愛創造了人類。

年青人爲愛的要求而幻想，老年人爲愛的記憶而留戀，可知愛的內在力滲入了人心，主宰了人類精神的苦樂。凡是得着愛的人，幸福歡笑；在愛力圈外的人當然迷惘孤寂。一面灰色，一面紅絳，這是人生的南北極。

世界上最懂得愛的，莫過於中國人，孔子主張博愛大同，墨子主張兼愛非攻，這些都算是愛的哲學。我們可以驕傲的說，中國社會是以愛為經緯，中國歷史是一部愛的歷史。

一部分外國人，如馬列主義者。認定人類歷史是一部永遠人與人的鬥爭史，因而主張窮人打倒富人，農人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資本家。此外一部分外國人作風又完全相反，主張富人驅使窮人，地主剝削佃農，資本家鎮壓工人。二者各有春秋，我們且不必論功論罪，孰是孰非，不過常發奇想，人類如老這麼一套，那只有恨，沒有愛，倒像小鷄小貓一樣，一出娘胎（蛋壳）便你啄他一嘴，他咬你一口，未免是人類的悲哀。

中國人則不然，非僅三民主義是愛的主義，即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類老古典，正是指縱的相互之愛，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又係指橫的相互之愛。中國人多談愛人，少談愛己，外國人則心地狹隘比較自私（自私並不一定壞處），大多是「個人第一夫妻第一」主義者，有謂自己先享，有愛夫婦平分，根本少管父母家人，因此外國人父母對於子女只等於付了一筆永不得償的債，而子女對父母養育之勞，只覺得是種義務而已。

中國人父母的愛是有回報的，「百善孝為先」五個字支配了中國社會幾千年。人人都想做孝子孝

婦，民間流傳的「二十四孝圖」，便是中國人的「愛的教育」，除中國人外，可見何國何地出過黷廢療親的孝婦？綵衣娛親的「老萊子」？

中國的父母日夜盤算子女嫁娶，日夜渴望含飴弄孫，努力覓尋愛的對象，父母見子女鑼鼓喧天洞房花燭，其快樂勝過自己良辰吉夕。外國人的父母却常無此興趣，看子女雙進教堂，牧師在上面祝禱，會覺得是自己死的祈禱；教堂鐘鳴，無異自己喪鐘。子女開始兩性之愛便拋棄父母之愛，街頭偶見老婦斥兒忤逆，常說：「娶了老婆賣了父母」，正是這悲劇的典型。

上面所說或可是中國人的自我讚頌，但毫無「侮外」之意，愛有「中」「外」之別，而無好壞之分，中國人愛大家庭，外國人愛小家庭，如此而已。

希特勒征服歐洲十四國這一冷酷的事實，給人類一個大教訓，我們的愛必得改道轉向，從個人愛，母愛，兩性愛，家庭愛的狹小圈子裏擴大再擴大，我們把民族當母親，把祖國當情人——愛民族如母親，愛祖國如情人。

最後，爲了預防某種人有毒的錯覺，特別贅上一句，愛並不是絕對盲目的，更不是不打仗，正因爲我們愛國族，愛人類，所以對於那些吃人的，殺人的，害人的人，只有殺，殺，殺！

苦

佛家謂生老病死，是人生四苦。病的苦，人人想都會嘗過。老的苦，人人都將要嘗到。死的苦味如何，沒有人能回答，除非他有一次死的經驗。至於「生」的苦，聽了齋佛老翁老婦來說，倒頭頭是道，也十分微妙。他們的論據是：嬰兒脫離母胎一落地所以要呱呱而啼，即是因為從「輪迴」下打落人間苦海，大有不願來人世走一遭，苦一遭之概，如果聽者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立刻就被一個反問攻擊：「假使世界不苦，人生不苦，胎兒為何不笑着來？」……

當然，我們不會相信什麼「輪迴之苦」，不過誰又能說人生是甜的？「喝乾這一杯人生苦酒吧」，詩人們不常如此嘆息麼？

坐在流線型小汽車裏的紅男綠女們，看見拉車的趕車的，種田的兩隻泥腳，一個汗臉，心裏會憐憫的說他們一聲苦，在街頭看見斷臂缺腿瞎了眼的，慈善家也把他們當做苦人，有些富人竟直截了當稱窮人為苦人。其實，窮非苦，病非苦，流汗出力更非苦。人世間最苦者，既非失戀者，亦非失業失業者，乃是另一種人，——沒有靈魂的人。

白象，借用異戈異語，可稱之爲「死魂靈」。中國通稱則爲「行屍走肉」，說得深入點，即是活著的死人，也可以說是死了的活人。

這一種人有手有腳有鼻子有眼睛，和普通入一樣穿衣吃飯，娶妻生子，但心裏昏昏然，眼裏朦朦然，压根不知道人生所爲何事，深得鄭板橋「難得胡塗」的個中三昧，他在酒店煙館茶園賭場妓院裏，常是天才的能手，你要他服務服役出力出錢，他便變做白癡。他或買過一張航空獎券，視以爲三生有幸，但救國公債無獎儲蓄却絕對不來。

沒有魂靈的人，有程度深淺，資格新老之別，小者替敵機打信號槍，大者給敵人扮演傀儡戲。這些都是「死魂靈」的代表。

這一種人很像阿Q，但阿Q似稍勝一籌，充其量在死魂靈羣裏做過小輩晚輩。（阿Q還有他的「阿Q精神」在）。阿Q的罪惡，也不過喝和王鬍打回架，在主人家摸一下「同事」女工的臉，或跳進尼姑庵偷一個葡萄。但老牌子死魂靈却可以從吃喝嫖賭，賣田賣地，發展到賣身，賣家，賣國。

阿Q的收場，終赴刑場，糊裏糊塗的離開人間，「死魂靈」之死，當然死的苦味更不同，其生也苦，死也苦，其不生不死也仍然是苦。

儒林野史

——隨感隨寫之一——

從一張舊報紙上，讀到一段『新聞』：

「某校躋食委員會，本由男女同學共同組織，本月十七日，女生突要求分炊自理，而男生則以節省物力堅主合辦，雙方相持不下，經校當局集議，准許女生另砌爐灶，女同學以獲得勝利，無不歡躍，燃爆竹以示慶祝云。」

寥寥百字，輕描淡寫，鉤出一幅『風景』輪廓，不愧標題爲『學府風景線』，而這段『新聞』的本身，就够耐人尋味，如被林語堂大師發見，少不了要收入『論語古香齋』，好供讀者一個『會心的微笑』。

人女生拆開『共同組織』，要求『分炊自理』，或有人要斥爲非禮，尤其是，中國人對飲食之事，向來表現得頂頂客氣。朋友之邀，無論大宴小酌，家常便飯，客人總要被迫吃得酒醉飯飽，始各盡歡。

而散。反之如客人少吃一碗，做主人的就要滿不自在，甚至又覺得不夠面子。

可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今戰時個人食衣住行，什麼都說不上。除少數例外，大多數人都顯出人類本來面目，碰到大肚皮的老婆客人來到，眼看踏蹋糧食，難免不暗皺眉頭，自從有了「節約宴席」有了「標準餐」。有了「新生活飯」，食的市場不景氣裏，却帶給中國人以真正人的生活。飲食原爲的是營養，青菜豆腐紅米飯，吃到肚裏的熱力並不比魚翅海參少幾個「卡路里」。又何必貪圖那舌上一剎那間的口味？……

閒話帶住，且歸本題，女生所以如此還殺，也是情非得已，無非米店老板使然，大米一斗百十隻洋，窮學生縱非「王先生」，吃飯也大不易，於是女生才開始由注視男生的吃相進而注視男生的吃量。從前男女共餐，最多不過偷笑男生的吃相不雅，如今女生却勇敢得抗議男生的吃量太大了。男女的腸胃大小不同，是先天的不平等，於是民生問題起矣。

我驚歎那編寫「學府風景線」者的幽默，如「男生以節省物力堅主合辦」一句，就不知包含幾許笑料？明明是女生因想節省物力才要求分炊，而男生也竟以節省物力堅主合辦，真個鬧得纏夾不清，「豈有此理」了。

說者謂，「女同學獲得勝利」，「無不歡躍」固無不可，但如當真「燃爆竹以示慶祝」，則又小題太做，未免有違「節省物力」之道了。

老實話？風涼話？

幾個月前，我在前路副刊發表一篇「談馬瘦豬肥」的雜文。主顯是就畫論畫，對余所亞君漫畫「前線馬瘦，後方豬肥」作一述評，另外寫了一點隨感。（原文如下）

「馬瘦豬肥」——軍人瘦，奸商肥，固然是要不得的戰時病，但也無須咒詛，並非中國獨家的「國粹」。文明諸邦外國也有。……請認定，我們中國幸而有強有力的政府，儘管後方還存在少數的奸商，但德國以馬車裝滿馬克去換一餐飯吃的故事還不會有。……說到「瘦馬」那是過去的事，現在前線上已經兵強馬壯，余君的畫實已失時間性，我們應該欣喜今日中國，正是：「前線瘦馬已不瘦，後方肥豬將不肥」。

想不到因此惹事，招來曹倚沂君的「指責」，在「野草」月刊三卷五期一篇壓軸文章「急事閒談

「裏，隱隱的提到這一筆舊帳：

「對了對了我記得有人畫過一張畫，叫做『前方馬瘦後方豬肥』，就是說明後方囤積之可怕的吧，後來在貴陽一個副刊上看到有人指責了，說『德國以馬車裝滿馬克去換一餐飯吃的故事，中國還不會有』，這張畫，『已失時間性』云云。

一點沒有錯，中國是抗戰的中國，沒有裝滿一車馬克去換一餐飯的事實，正保證我們能抗戰下去，能爭取最後勝利。那張畫是不是失去時間性了呢？我希望它早些失去時間性，到那時，也不必忙着宣傳吃雜糧餅了。我說現在——現在，還須要大家講實話。」

「對了，對了」，曹先生的意思，好像有點怪我不講實話，其實，不講實話的倒不是我。試看：「……那些百姓，抗戰以前便有不少吃着雜糧的，這個我知道，他們倒不在乎『營養價值可與肉食相比』，他們是愚民，不懂得這些……」

「吃飛機運來的西餐的人，正不必吃雜糧，只要想及已經有人幾個月吃不到油，『一滴豬油一滴血』了……」

曹先生是在講實話嗎？試問中國四萬五千萬同胞中會見到幾個「幾個月吃不到油」的人？至於什

麼「愚民」一類的字眼，話裏帶刺，是說風涼話呢？還是挑撥？我可真有點不懂。

德國以馬克裝滿馬車去換一餐飯吃的故事，中國既不會有，（曹先生也已承認：一點沒有錯）。那又何必像慣會「狠狠的咒詛」的老婦人。要那樣憤慨呢？

我說現在——現在還須要大家不講風涼話，不講挑撥話。你（不論你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只要愛中國的老百姓，同情中國的老百姓，就得愛老百姓的中國，同情老百姓的中國。

三言兩語

新「王婆罵街」

羅斯福總統向國際學生聯合會發表演說，軸心國勝惡之餘，發動「電波戰」，想以「澈底擾亂」之音調掩塞青年之耳，並各有一套妙論，作為攻勢防禦。

巴黎電台指斥羅斯福不配向世界青年發言，並稱法國十餘萬青年之死亡咎在羅氏。東京電台則謂羅氏廣播係承認美國人爲衰弱者，爲爵士音樂與好萊塢影片所敗壞之虛弱者與執椅子弟云云。這真是王婆罵街，既荒唐，又醜陋，不但沾污

聽者之耳，簡直沾污了以太，沾污了電波。

東京撒潑謾罵，無非自吹自擂，其實誰弱誰強，木屐兒自己肚裏明白。至若巴黎之說則未免觀不知恥。請問是誰奴役了法蘭西？是誰毒害了法國青年？正如羅斯福所云：納粹法西斯與日本軍閥，除以死亡授予青年外無其他賜予。軸心國因心懷鬼胎，才對國際學聯會採取歇斯特里之防禦性態度，遮醜的苦臉，足令人作三日嘔！

戈培爾的「阿Q」精神

納粹魔王最得意的一張牌，要算其自吹自擂的卅字號空軍。可惜好景不常，良辰難再，如今鐵翼蔽天的空中霸王，已換新主，而倫敦的轟炸

從禍也移轉到漢堡柏林了。

戈培爾在德意志報撰文，承認德國經英空軍之「惡意攻擊」後已受重大的創傷，但這個法螺博士又要顧全面子，不得不吹出一篇妙論自欺欺人。

他說：「德國固可自東線抽調飛機數千架，以全力向英襲擊，然所以不肯出此者，以其今日正作戰以求勝利，而非盲動以求報復，致反中敵人分散德方兵力之計也」。這一節從表面看是自慰語、骨子裏却是可憐傷心話，大有「阿Q」精神。

嗚呼，戈培爾！嗚呼戈林！請問當年威風何在？

法國人的眼睛

第厄普之役，是開闢第二戰場的全面演習，也是盟軍進攻歐陸的縮影。這一次突擊，成為柏林談話主題，「驚訝」之餘紛加推測，得此教訓，未始非希特勒之福，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倒霉的是法國人。

法國人並未參加第厄普之戰，僅作壁上觀，看看熱鬧而已。誰知禍不單行，除了因「參觀」而死傷者外，又有二百人被捕，德方宣稱的理由是：當盟軍登陸時，法人曾對德軍表示敵意云云。

另有一說，為德當局以法人威能遵守法令未

參加此役，特向其表示『賀忱』。這更使法人難堪，如文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何賀之有？

非但行動不自由，說話不自由，及隨便看看的自由也沒得。哀彼二百人質，定要埋怨上帝不該給他一雙眼睛，噫吁！何不幸而爲今日中國人？

美哉！第三十名聯合國

戰爭是一大熔爐，各民族孰優孰劣，一經試驗，立見分明。法蘭西之屈降與阿比西尼亞之挺立，成一強烈對照。顏色、種論者從此再無置喙地。

阿比西尼亞，——這非洲黑人王國，在戰爭

裏死，又從戰爭中生。阿皇薩拉西自動參加聯合國，表示願以軍事經濟資源獻諸樂願爲自由正義而犧牲之各國。這與維琪醜惡事仇，甘爲虎俥相較，簡直是一奇觀。

美哉！阿比西尼亞，第三十名聯合國的光榮將永耀世界。我們願掇一聯相賀：「若謂英雄分人種，試將阿國比維琪」。

辛威爾的老實話

近日常來，我們聽到來自世界各處對中國精神的讚美，和對中國抗戰的崇高評價。這種友情的交流，精神上的援助，我們固然珍愛，但在血光刀影喋血苦戰中，我們似更迫切需要「真刀真鎗

「——十八般」武器。

英國議員辛威爾在倫敦對華致敬大會席上的演詞道：「英國倘未準備以軍火與飛機援華，則邱吉爾首相與其他人員所表示之熱情，俱毫無價值」。這一句老實話，恰恰搔到癢處。無異爲我們中國老百姓的義務代言人。

我們並不漠視熱情的「價值」，然而爲了戰鬥，正如胡適向盟國呼籲：中國第一需要飛機，第二需要的是飛機，第三需要的還是飛機！

十三國之四共同點

威爾基遊歷十三國，發見四個共同點：第一，各國人民均欲聯合國獲勝。第二，均欲聯合國

現即採取攻勢。第三，均欲在戰後獨立自由。第四，均多少懷疑各主要民主國是否在戰後贊成其他國家之自由。這四相同點，是十三國民意的集體反映，值得我們珍視。

威氏以「僅言防禦不克制勝」爲座右銘，且謂：以國治國之帝國時代必因此次戰爭而告結束。我們亦有同感。對於威氏所舉之例——「中國之尺土寸地，除生息於斯土之人民外不應有其他民族得而治理」，我們認爲不但「不應」，而且也「不准」。我們的民族主義將成爲戰後創造新世界的鐵則。

我們讚美·威爾基的新發見——十三國之四共同點。

史蒂芬之死

烹鳥盡弓藏」，故如史蒂芬之死，還算死得其所，死得其時！

匈牙利國慶之日，恰有一「喜訊」傳到匈京

，那便是匈國攝政霍爾第上將之子史蒂芬在蘇境陣亡。一剎那間國慶變爲國哀，賀客變爲弔客，這件事不能不謂之幽默。

史蒂芬曾受皇命爲副攝政，又隨軸心萬里長征，在希特勒的傀儡花名冊裏該是一個可敬的孺子，誰料出師未捷竟身先死矣！霍爾第雖非英雄，但眼見賠了公子又折兵，「凱旋」仍然無期，未免要老淚滿襟。

人世間最苦者，莫過於被牽了鼻子走的「死魂靈」，其生也悲，其死也慘，君不見「兔死狗

罵丑新劇

法蘭西一幕悲劇，少不了有丑角串演。賴伐爾踞維琪小朝廷而作威作福，較諸卓別靈之「大獨裁者」尤堪發噱。

前法國上下兩院議長詹納萊赫里歐頃聯函斥責，謂「汝輩倘未經國會批准，企圖牽引法國與吾人之盟友作戰，則余等將本國家自主權之立場，事先向汝提出抗議」。並歷數其行徑業已重建君權。赫里歐等不承認這個小皇帝，在柏林維琪變重統治下之法人或更要喊出「吾與汝偕亡」！

聖誕老人不送禮了

第一號敵人

孩子們都喜愛聖誕老人，因其一年一度照例要各贈一襪子袋的禮物。只送不受，這是聖誕老人的『偉大』處，人而猶可效法，國家對外却千萬學他不得。

法國非洲殖民地領袖吉羅德將軍，在達哈爾發表演說，激勵法人團結，驅逐敵人出境。他舉了兩個例，說明納粹是如何的狂妄暴虐？

美國國外救濟復興會長李門，頃對外表示：羅斯福總統之戰後計劃，在使美國成爲他國之益鄰，而非聖誕老人。

其一，爲某德將會語吉氏：「汝所統率之人

民，卽作吾人之奴隸，亦非所欲」。其二，爲一被俘之青年僅因不遵命將其自行車漆以藍色而遭槍決。嗚呼！在納粹心目中佔領區內何嘗有一個人？侮殺聽便，無非廚師刀下一籠雞而已。

妙哉此言，「聖誕老人」既不再送禮，希墨東條等毛頭小夥子，不復再有甜頭管矣。

吉羅德以被德國目爲第一號敵人爲榮，我們

深盼法人永憶屈降之恥辱與仇恨，競起爭取徽希特勒之第一號敵人！

希特勒的生死簿

路透社記者頃由獲得之德國祕密文件中，窺知德國勞工已枯竭，德方作戰機噐已到達過分緊張而頻於爆裂狀態。加上德國邊境傳來消息，截至八月初為止，德軍在蘇聯戰役中，陣亡及殘廢者總數已逾四百萬，這自是納粹一大危機。

可憐希特勒一將之名未成，而四百萬之骨已枯，無怪要被在英德俘虜痛罵：「余爲反對納粹政權之一人，希特勒毒害我人並誤陷我青年」。至若千萬孤兒寡婦，更不知要如何哀啼「歌頌」了？

希特勒如讀中國西遊記，定要自恨不如孫悟空。

空拔一根毫毛變一大窩毛猴助戰的本領，儘管想強迫生育，但總不够消耗。希特勒如閻婆孩出生與軍士死亡對照簿，必狂呼「上帝佑吾」！

出籠鳥——普愛德

法國空軍隊長普愛德少校，駕駛一十四齡之舊教練機，冒險由越南飛至雲南蒙自降落。這又是戰時國際一個有趣的插曲。

普愛德談稱：越南行政受倭人干涉，倭人恆藉口軍事需要，向人民勒索一切。普愛德之飛華，無疑的是受不了倭國人的骯髒氣，寧願以性命來換一口自由呼吸。

中國現已成人類的自由堡壘，唯有失去自由

的人，才豈羨自由之可貴。普愛德飛出牢籠，能

仍保持當年法蘭西的革命精神，確屬可喜，不知

俯首帖耳的維琪大小奴隸，聽此凱後之感慨何

如！

『第二集團第一類』

德政治警察局法制室主任貝斯特博士。發表

一篇絕妙論文，提出納粹勝利後改建歐洲之具體

計劃。彼將歐洲分爲兩大集團，其一爲日耳曼人

，乃主要之民族。其二爲其他之民族，由德國以

四類行政機構加以統治。胡天胡地，說了一陣夢

話，無非獻表勸進，想討主子的歡心，貝斯特不

愧爲博士——法螺學博士，大可追蹤戈培爾，作

一鑿語競賽。

貝氏計劃中最離奇者爲將義大利列入第二集

團第一類，解釋是：『以同盟爲根據之行政機構

，例如義大利可以自治，但須遵從主要民族之原

則或指示，行政長即德國大使，負施行柏林所頒

命令之責』。如此看來，納粹勝利後，義國欲維

持現狀竟不可能，墨索里尼想當一屬地『行政長

』亦不可得！

貝斯特對日本似較客氣，表示此計劃『日本

或將准以仿效』此話故留餘步，准否之權操之

在手。就看軸心小夥伴是否賣力，希特勒世界

之王夢正甜，我想倭皇之命大概不會好過墨索里

尼。

小事件製造所

維琪小朝廷似爲戲劇化之小事件製造所，最近噤頭百出，妙趣橫生。

維琪東施效顰，學會了希特勒的傑作，竟也要放逐猶太人『任何人，任何事物不能令吾人改變在法國肅清可厭之猶太人冷酷性之政策』觀乎此，不禁想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的悲劇。

另一事，是法國參議院長赫里歐退還其克里孟梭所頒給之勳章，原因是近有兩枚頒給德國指揮下在蘇境陣亡之法國軍官兩人。赫里歐大概又是感到榮譽降級，故稱：『余本法國人之良知，

對此事絕難容忍，後輩子孫對此事必將嚴辭批評』。

嗚呼！法蘭西之榮譽既已成明日黃花，赫里歐身在維琪而猶欲爭榮譽，講面子，誠憂憂乎其難矣。

尼赫魯之臂

印度領袖尼赫魯，當其最『緊張』的時刻，猶念念不忘中國。伊演說時聲稱：『余甯割余之雙臂，而不願爲傷害中國之事，余準備以此餘生，從事爭取中國之自由，一若余爭取印度之自由』。此種沸熱的友情，足使人感動而下淚，我們從此更加相信，印度決以我之敵爲其敵，以我之

友爲其友。

我們今日，關懷東亞古邦的印度局勢，敬愛

中國之友——尼赫魯！

「第三戰場」

想不到德意志農民月刊作了一次自我批判，無意間暴露出納粹崩潰的預兆。該刊公開承認糧食問題之嚴重，——「當此一般不知底細者盼望豐收之來，專家自能認識豐收之無望，因冬季雨雪過甚，春耕太遲云」。這幾句冷言冷語，無異冰水澆頭，希特勒如不諱疾忌醫，那「熱管」之餘，正該感謝這副清涼劑。

納粹糧荒，一面固因爲天災，一面也由於「

人禍」，游擊隊之侵擾猛烈似飛蝗，英蘇之燃燒彈甚於雨雪，納粹苦矣！

最妙的是，聯合國已看準這個弱點，決破壞東歐的收穫物，以打擊德國八千萬人的食糧來源，此實有意想不到的効力，大可名之爲「第三戰場」。

「第三戰場」較諸第二戰場更能威脅希特勒，待看他重演一九一八年的史劇！

賴伐爾進貢

在希特勒的奴才花名冊中，賴伐爾將榮列天字第一號。六月間彼派遣十五萬法國金屬工人赴德工作，近又忙着覓求工人十三萬三千派赴德。

希特勒大量製造「砲灰」之餘，最感焦躁者莫過於人力荒，賴伐爾仰承意旨源源進貢，確是最得主子歡心的一種禮物。

哀彼法蘭西青年，雖不死於砲火下，亦將窒息於柏林漢堡兵工廠中，賴伐爾何其無恥？法國人又何其遭殃？

挪威的悲哀

德政府頒下令禁止挪威人民紀念國慶，違者處死，這是何等冷酷的一套手法？

在納粹魔王，以征服者地位，自然要毀滅被征服的民族意識，堵住他們的口，掩蔽他們的眼。可能的話，最好磨刮去挪威人頭腦上的痕跡，

使他們沒有聲息，沒有記憶，這樣才不愁奴隸反叛，安心創造「歐洲合衆國」，放手去建築「歐洲新秩序」。

在挪威人民，國恥亡了，家也破了，從心底裏發出慘痛，假使希特勒大發慈悲，准許挪威紀念國慶，我看這反而是使亡國人民哭笑不得的惡作劇，倒不如「明令禁止」，來得「乾脆」！因此更加深挪威人對納粹的仇恨，也許希特勒要後悔自己沒有做到「寬大為懷」吧？……

侵略者的手段，越毒辣越殘酷越好，我們不怕「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只怕「仁丹醬子」的詔笑。我們奉勸挪威人民，最好的紀念辦法是「無言」。

瓦林割席

最近有很多法國要人，從德國佔領區逃亡到倫敦參加戰鬥法國。這是維琪小朝廷瓦解的徵兆，凡稍有血性者自不堪久棲於納粹羽翼之下。

巴黎衆議員，前法國社會黨大十字團黨魁瓦林，原是法國屈降後擁護貝當之一員大將，但終於認識了貝當真面目，保持法國獨立的願望既成夢幻，不逃亡更何求？更何待？

瓦林不失政治家作風，當其出蛇之日，曾遣書貝當，嚴辭譴責維琪之與德合作政策，大有割席絕交意味，不知貝當讀後愁悵何如？

賴伐爾伴虎

維琪宣傳部長頃向法國工人廣播呼籲，謂德方已向賴伐爾致哀的美敦書，限令十五日前征集十五萬法工人，否則德方將自行征發任何工廠之工人云云。眼見賴法爾走頭無路，維琪小朝廷之苦難又來臨。

賴伐爾諷媚媚德，不管他人笑罵，一再以法國工人當作禮物，向希特勒進貢，原想立個頭功。但只惜魔王慾壑難填，主子之最後通牒既下，奴才之差事實不好當。

到如今，賴法爾定有伴君如伴虎之嘆，倘能及早悔悟，則苦海沉淪，回頭猶是岸！

油畫匠擲筆

對未完成的大地圖已感頭昏眼花，不久定將毅然擲筆。

哈里法克斯謂：在過去十八個月內，英國飛機生產已增加一倍，軍火生產在一年內亦增加三倍。

現代戰爭，與其說是人的搏殺，不如說是鋼鐵的戰爭；英國空軍的成長，亦是盟國一個勝利鐵券。當年卅字機千架狂炸倫敦的氣餒今不復在，戈林該抱頭痛哭。

哈氏稱納粹德國已渡其軍事光榮之最高峯而江河日下。「希特勒與日本能在地圖上造成良好表現，但彼等容易日子業已終了。」此妙語足解人廬，我們眼看希特勒——這奧地利的油畫匠，

墨索里尼搬家

盟軍攻勢一帆風順，不但德國「常勝將軍」隆美爾被打得抱頭回竄，急急如喪家之犬，希特勒手忙腳亂，召開作戰會議檢討戰局，墨索里尼更嚇得心驚胆碎，忙著要搬家。

據德方廣播稱：「意大利國富調查委員會已組成，調查義國工業上、經濟上、文化上及其他物資，俟於盟軍進攻義國本土時，搬運至德，以策安全」云云。

嗚呼，墨索里尼何太不幸，竟串演這幕喜劇

，眼看意大利就要在柏林成立流亡政府，而墨索里尼也要做柏林寓公了。

打油詩贈維琪

氏良心，忽放一線光明，竟冒死「拒絕照辦」，結果掛冠而去，我隨手掇俚句成打油詩一首，以誌此妙人妙事。

詩曰：

世人咸稱墨索里尼爲「貪狼」，然其貪的甚

「棺材洞內伸出手，

匪較彼老搭檔希特勒猶有遜色。

豆腐渣中更榨油，

人盡知戈林爲「勳章元帥」，然尙有不知彼

不管部長真不管，

爲陰謀家者，其參謀部頃起草一種「開發法蘭西

維琪笑料何其多？」

經濟十年計劃」，所謂「開發」，壓榨之外交辭令也。法國雖然不貧窮，但又怎經得起長期十年壓榨？

自註：歐美報章上有所謂「短評家」我雖寫了

柏林太上皇交下這個「計劃」，小維琪自然奉命唯謹，當派不管部長羅米爾爲執行人。但羅

幾年短評，但覺一無是處。因盡皆編後漫筆——刻鐘內的急就章。本篇所選刊的多是一些對軸心國的小諷刺，故或可名之爲「笑話進攻軸心」。

好事者

——隨感隨寫之三——

也許因爲中國人懂得生活享受，認爲「閒卽樂也」，是故芸芸衆生中，特別顯得閒人多忙人少，在街頭，有終日蹣跚，東遊西逛的馬路天使。在茶館，有清茶一杯，大擺龍門之高人雅士。正由於閒，才發展而爲好事，無論那種場合，總少不了一二個所謂好事之徒。我說異，出殯的儀仗，嗚嗚咽咽，婆親的花轎，吹吹打打，在中國人眼裏竟都成爲百看不厭的玩意，至若趕法場，看殺人，那更是傾街傾巷的新鮮把戲了。

人之好事，不一定是毛病，——例如幹我們新聞記者這一行的，就可稱之爲「職業的好事者」。——我對於一般瞧賭賭戲的好事之徒，憐憫中還覺得有三分可喜的成份。因爲好事畢竟比怕事好，倘使社會上沒有好事者來點綴，這花花世界自將變得冰冷，死沉。無趣，而要爲之減色不少。

好事者

可是話說轉來，好事者不限於中國人，外國人亦然，甚至於有過之無不及，其差別則似乎是前者屬於低級趣味，後者屬於高級趣味。此抑爲中西文明之不同而有以致之乎？

我姑且犯好事之嫌，來引錄一段趣事：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美國威斯廷豪斯（Westing house）電器公司在紐約世界博覽會地下埋下一個預備遺留給五千年後人類，足以代表廿世紀文明的紀念品，這是一個金屬製成的「時代之管」，裏面放着婦女的帽子，自來水筆、香煙、眼鏡、攝影機、香水、電木，及其他能使六九三九年的考古學家發生趣味的小物件」。

最初，我覺得美國人未免太閒，故而如此好事，繼而我又羨讀美國人的好事本領，實在登峯造極，不得不嘆爲觀止，想彼威斯廷豪斯公司主人大可贏得「世界第一好事者」的榮銜。

我想，五千年後的考古學家發掘到那支遺留下的人造古董——「時代之管」時，感激之餘，或不會暗地竊笑他們的老祖宗好事吧？

從女人談到婚姻

我向托爾斯泰驕傲

我向來不迷信洋八股，但我喜愛托爾斯泰的婚姻觀。他說，一定要等到自己一隻腳跨進墳墓後，然後再敢談到女人或婚姻。「那時我可以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然後再將另一隻腳跨進去，讓她們將我埋葬掉」。

本來，女人與婚姻問題最不好談，也不能談，一不當心出了毛病；或者有點偏護男人的傾向，便會被目為「侮辱女性」而招來娘子軍八面圍攻。杜威特有言謂：「祇有傻瓜才愛談婚姻問題」，也是這個道理。如此看來，托老先生輩皆聰明人也。我何人哉？敢來撓舌？

我常自怨，愛耍筆桿，好說閒話。一年前因讀了袁昌英女士「在法律上平等」一文有感，曾寫了一篇亞當的笑話，我無情的畫出，一面承認男人不能無女人而生活，一面又感覺男女萬難共同生活者

從女人談到婚姻

談天說地集 六一

的笨拙。當時有人勸我不要發表，免引男女之爭。但結果總算還未開罪男女二士，竟能相安無事。

正因有爲了這點原委，憑添了幾分胆量，我才敢來談女人與婚姻。我這時已「可以想到甚麼就說甚麼」，沒有骨鯁在喉之苦，談托爾斯泰所不敢談，就這點，足可向托爾斯泰驕傲了。

天下第一女人奇書

有人說，女人者女人也。這兩個字確很難下一恰當註腳。印度創世紀，可稱爲談女人之天下第一奇書。它將女人的來源，成分與功用，寫得十分美妙。

「上帝創造女人時，係採取花的美麗，鳥的歌音，虹霓的色彩，風的柔態，波浪的笑容，羊的溫柔，狐的狡猾，雲的難於捉摸，如雨的變幻無常，將她們交織成一個女人，而拿她給男人做妻子」。

準此而論，女人者，花，鳥，虹霓，風，波浪，羊，狐，雲，雨之混合物也。這話中國人聽來似覺恍惚離奇，不倫不類，其實，仔細分析，頗有道理。中國人形容女人，多喜以花來比女人美麗，以鳥啼來比女人聲音，如「豔如桃李」，「鶯聲燕語」，「芙蓉如面柳如眉」，「杏臉桃腮」之類。愛女人者常以綿羊來比女人之溫柔，恨女人者則以狐狸比女人之狡猾。至於正在追求女人者——即所謂戀

變階段——那十個男人中便有九個感覺女人乍冷乍熱，或好或歹，實如雲之難於捉摸，雨之變幻無常，故男人之女人觀，中外古今並無差異也。

標準女人與日本女人

有人說，世界上法國女人最浪漫，美國女人最活潑，蘇聯女人最嚴肅，日本女人最卑賤。又有人以美國日本兩國女人作為兩大類的代表，前者所謂「外向」最愉快。後者所謂「內向」最痛苦。至於中國女人雖未明予批判，以我看，取乎中庸之道，大概在不動，不太靜，不太苦，不太樂之間。決不是自我誇大，中國女人確實得標準女人。

其次，我要說，女人的「溫柔」，不是美，而是病。正因有此性格上的缺陷，有時才被視為羔羊，才被看做玩物，才被當作財產。……

日本女人真苦得不像人。日本女訓篇上開宗明義第一課便是「男尊女卑」，這四個字如四千萬斤重之壓路機，把日本女人壓到十八層地獄。

奧樂爾教授在日本之威脅中寫道：『日本男人的個人主義，不論在倫理方面或理智方面皆無止境』

，他可以把藝妓領到家裏，吩咐妻子招待嘉賓，甚至可以吩咐女人替自己和藝妓預備枕席，甚還會吩咐熱一瓶黃酒送到面前以刺激性慾。……」想一想這是怎樣一個觸目驚心的鏡頭？天下婦女讀到此處當爲日本女人一酒同情之淚，而罵日本男人幾聲『殺千刀』。

我們應該覺得滿足，中國女人從未遭遇到日本女人那種程度的苦難。過去縱或受了一些磨折，然已早從苦難中逃出。

未婚夫之不信任案

在法律上，倫理上，今日中國男女確已一律平等，但事實上，我不得不指出，男女平等還有問題。隨便舉一個例，管教你看了目瞪口呆，莫知所云。

『黃××緊要啓事：茲承親友介紹，與楊×氏訂婚，此婦如有來歷不明，手續不清等情，限三日內向楊×氏交涉，如過期不理，舉行結婚後發生事件，不與鄙人相涉，特此登報慎重聲明』。（刊貴陽時事導報）

這一則廣告，乍見之，幾與一般的置產購車啓事無甚差別，所不同者僅交易客體房屋一間，或雪

佛蘭卡車一輛，換了楊×氏一個而已。

有人以爲這是李阿毛之流的妙人妙筆，無非開玩笑。其實，登此廣告之當事人却是一本正經，絲毫不苟。在此君心目中女人僅是一筆財產，買田地卡車既恐有軍當抵押的糾葛，娶老婆自亦怕有來歷不明之事件發生，於是不得不慎重聲明，來個緊要啓事了。

我固非三家村冬烘舉究，但我驚異此君的「坦白」，要傷這種買賣婚姻，更感嘆如此這般的公開宣告。無以名之，謂之爲「未婚夫之不信任案」。實之於社會學者法律學家，以爲如何？

我因之又不禁爲彼楊×氏悲。可憐伊還未跨上花轎，便被丈夫向三朋四友五親六眷作了公開的「介紹」，何況又有三日限期，猶如待決之囚，這七十二小時的期限，真個度時如年，不知如何挨過，及進男家門後，倘有旁叨翁婆，半嘴小姑，則永世不得抬頭矣。

未婚夫之不信任案，可稱空前，但願其亦絕後。否則，那現存的一點婚姻制度將被腰斬，而女人如被當作財產後，則男尊女卑，又將添起「女權革命」，能不隔哉？能不竊歎！

賣文新術

偶閱十月二日聲塵正報，見其副刊題名「另外一頁」，倒頗別緻。在諸葛亮預知警報，盟友口禱，蒙哥馬利作戰條件……一些古今小品之間，我發現了另外一篇。一見「浮家泛宅柳州人」，這個典雅的標題，便有幾分好感，再看正文則是：

「柳州和其他大都市一樣在鬧房荒，日夜扮演着二房東與三房客鬥爭的趣事，房主一幢價值六七萬元的洋房，其租賃條件多為每月行租三千元，先預繳一年租金（三萬六千元）。按照房主的如意算盤，兩年後的房租以及押租的複利總和，便可尋賺一幢房子。」……

讀之覺得此文「似曾相識」——好像寫過，又好像見過，但「天下英雄所見略同」，柳州之鬧房荒，人所同感，我可以寫得，他人又何嘗寫不得？

再向下看：「在入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一般小市民階級，不堪剝削，不堪忍耐的最後關頭，常被追迫由陸上搬到水上。好在柳江有艇，足可收容。一批船艇戶，桅檣接相，漁舟唱晚，倒是一處安樂水上住宅區。

柳州多的是批發商，表面上看其店門冷落，似甚蕭條，實則專接川黔湘粵大幫生意，杯酒談笑間，可以立成千百萬元交易，各家批發商都用艇爲「流動倉庫」，既便逃空襲，復可避檢查，自較陸上保險得多。

曾經轟動貴陽的華北書場幾個台柱，如「相聲大王」小地梨歐少久，「鼓界貴妃」鄧金屏董蓮枝，似也在柳州鷓鴣堆一艘小艇上，度其飄泊藝人生涯……（「帆」）

我驀地想起，這篇浮家泛宅柳州人，分明是拙作「柳州縱橫」（刊九月本報星期日）文中攔腰斬下的一段，對證「古本」竟一字未易，我始而想起拙作能從貴州老遠的流傳到廣東，而且够資格被「摘」成縮影版，自然可喜可賀，但讀完全文，見末尾還署有「一帆」一個姓名，却不禁一怔，要嘆服一帆先生的勇敢了。

我非名作家，也不是住亭子間，湊字數，賣稿子的正式文人，故對所謂著作權版稅等問題從不關心，卽如時下一般作家所呼籲提高稿費以及什麼「千字斗米」運動也不敢贊辭。這幾年雖寫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雜文，雖也常被各報轉載翻印，但發現時並不大驚小怪，我覺得拙文能得他報讀者青睞已是三生有幸，怎好見風扯舵，便因此裝出老作家的神氣，伸手向人家索取轉載的稿費來？

這一次拙文辱承一帆先生指愛，剪而摘之，且又取而代之，除了嘆服此君超人的勇敢，並讚美他絕頂的聰明。目前稿費雖然低，低微到趕不上排字工價，然如在公餘之暇，慨然撥租舊報紙，一天只須剪這五六千字，一月湊足一幾萬字，也可換到三四千法幣，既貼補家用，復撈到「多產作家」的榮譽，此之謂名利雙收，何樂而不為？

我想一帆先生倘有眼光，有魄力（再加上已有了的聰明與勇敢），則不妨把握這個法術，加以發展，創設一家「文稿轉運複製供應站」，那必然一本萬利，非僅比拘膠包辦刊物，或絞腦汁寫文章要划算得多，即美國寄生於出版界與作家間之一班文稿掮客，也將自嘆弗如，槌形見拙的。

古人以蠅字區句堆砌成一篇歌賦，固可作進身之階，但還得耗費點時光，推敲一番。今人爲文却大不同，可以用剪刀而不用筆，一免搜索枯腸之苦，二符腦力節約之道。倚剪爲言，得來全不費功夫，何其易也？又何其幸也？

或有人問：一帆先生如此這般，萬一爲原作者發現又將如何？我道斯無足慮。蓋中國人向來大量，爲退全集一再翻版，無人過問，又有誰爲了一篇文章的著作權而打官司告狀？何況中國文人的筆名，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帆縱被疊倒了，再起來一個二帆三帆，又何足畏？如今一帆之流恐在

步，我只不過舉一個例而已。

說法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我驚異，文壇上有了這種新法術出現，將不再鬧稿荒，而此類「多產作家」一剪在手，稿費不愁，直可媲美於蜀視老爺的「馬達一響黃金萬兩」，不過話又說回頭，此術雖精，而苟無犬勇者，仍勿輕試爲幸。

「青水案」如是我觀

——隨感隨寫之四——

做了人。就不得不說話，說話必須聰明，罵人更要有藝術。

善於說話者，既婉轉又曲折。善於罵人者，常是不動聲色，不露痕跡，（只罵人而不挨回罵）或罵人所不懂的。孩子也領會這套慣技，當其初學外國文時，第一字總愛習「猪狗」之類的讀音，以作高級的優勢的罵人辭號。以地方土語罵人者，亦有同樣妙用，上海人好罵「猪彘」，被罵者如懂罵意，定要惡狠狠地回敬一聲「猪三」。倘如不解「猪彘」「猪三」爲何物者，也便不以爲忤了。

罵人另有一訣，凡發之於口者無論「亂肆批評」也好，「任意侮蔑」也好，縱使刁毒古怪一語罵及三代，最多不過引起回罵或相打，在習慣法上，從不愁犯甚罪條，（此因「口說無憑」故也）。倘使寫之爲文，下筆成章，那便是惹禍的根。古代文字獄，一字觸犯了皇上，就招來滿門抄斬九族連誅，這且不表。如今青水爲了「修補生涯」一文，遭遇亨××太××，大××等六家鐘表行的圍攻。嗚呼！病從口入，「禍由手出」，凡我「文人」其戒之乎哉。

青水案真相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最敲竹槓的，要算修理鐘表了，鐘表總是越修越壞，但又不得不修。亨××，太××，大××，西××等幾家大鋪子，一動手起碼四五十元，什麼寶石掉了，法條斷了，油絲斷了，弄得人莫名其妙，小修理鐘表鋪也不少，但是開的保單大都是不能保險，對於鐘表是外行的人，只有望之嘆氣而已。另有各種專門修理的人，補鍋啦，修藤椅子啦，補碗修臉盆，……都能給人種種方便，我們爲了節約，也得歌頌修補生涯。」

青水就因爲寫了這一段話，接到了一張哀的美敦書：

「××××××律師，代表本市亨××亨××，太××大××，西××等鐘表行，警告青水緊要

啓事：茲據上開當事人等之法定代理人來所聲稱：「頃閱貴陽中央日報五月廿四日『今日談』版有青水投稿『修補生涯』一文，內有敬竹嶺者修鐘表……越修越壞……太平洋大西洋，亭得利西門子……保單大都不能保險……起碼四五十元……」等語。查抗戰前修理鐘表最低價款亦需二三元，即以青水所云「四五十元」而言，亦不過廿伍左右，較目前物價高漲比例而論，修理鐘表之價目，實爲最低者，乃該青水不明目前生活情形，又不能提出其他佐證，亂肆批評，任意侮蔑、實屬妨害本行等之名譽信用及營業，特請貴律師代爲啓事限該青水於三日內出面道歉更正，否則依法起訴」，等語前來合代啓事於右」。

一面是警告，公開的「教訓」了青水幾句：該青水不明目前生活情形，又不能提出其他佐證「亂肆批評任意侮蔑」。一面是論罪「實屬妨害本行等之名譽信用及營業」。一面是命令「限該青水於三日內出面道歉」，一面又是威脅：「否則依法起訴」，真個「乖乖弄多，吃不消哉」！

看了上文，誰都替青水捏一把汗，窮文人怎門過富老板？所幸三天限期未滿，青水出面道了一則啓事：

「青水啓事：頃閱六月五日中央日報載有本市亭得利等鐘表行警告青水緊要啓事一則，鄙人不勝驚訝之至，查前作『修補生涯』一文，原旨係在『歌頌』，並非有意妨害貴行等名譽，恐有誤解特此

聲明。章青水啓」。

既聲明，原旨係在「歌頌」，又解釋，並非有意妨害名譽，倘若那六家鐘表行不太好事，這段公案或可從此了結了。……

中國老百姓，正因太樸質了，故對外國來的奢侈品，起初大都沒有好感，即對鐘表眼鏡之類也不例外，記得川黔有句俗諺「小破財買手表戴，大倒楣討姨太太」，中國人一向痛恨「姨太太」是破財破家者，民間把鐘表與姨太太同列爲「奢侈品」，可見討厭鐘表不自青水始。這句俗諺如今聽來頗堪發笑，但買者自買，對鐘表行營業何曾有絲毫妨礙？青水說了一句「鐘表愈修愈壞」也是實情，那六家所以如此者，大概面子第一，營業倒在其次吧？

再沒有比這更單純的是非問題了，每個人——凡有鐘表者，都可用經驗來裁判。

「什麼寶石掉了，法條斷了，油絲斷了，弄得人莫名其妙……，開的保單大都不能保險」……這也是實話，（青水原意並未專指上開六家鐘表行而言），至於一動手起碼四五十元，這以「目前物價高漲比例而論」，「修理鐘表之價目」，雖不算「最低者」，亦是較低者，青水所說「敵竹槓」云者是比較的看法，（當然有的敵，有的不敵，）總之，值此戰時，無論商工農學在嚴法峻刑之外，還需要一

句老話來維繫社會，那便是各行其是。各憑良心！

走江湖賣膏藥者流，常發誓道：「如賣假藥，雷劈火燒」，真假與否不得而知，但聞其聲，知其一條硬漢，整直中還有點可愛處。中國藥店常掛一幅對聯：「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此種心平氣和的自白，實可爲有關各業之師法。

人人縱不能如聖賢「聞過則拜」，但也莫忘了中國人傳統的做人哲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宵水之過，在他太坦白了，不該「赤裸裸地說出來。」我與宵水「並不相識」，無意爲他當義務律師，只是隨感隨寫，說說而已。

作者忝爲編者，關於青水案，收到很多讀者投書，其中有「聲援」也有自白，爲了尊重這一部分的民意，特附而錄之。

附錄：

編輯先生：

我們與青水並不相識。

「青水案」如是我觀

不過讀了他的「修補生涯」，內容所說。鐘表店修表常有敲竹槓一節，深覺有同感。

但是他太坦白，赤裸裸的說出來，自會影響他們的修補生涯！

今天各大表店居然請了律師登報警告青水先生，要他在三日內登報道歉，照我們修表的經過，的確與青水先生所說的相符，故樂為之聲援！

讀者：邵文斌 劉彥章 謝浩然 馮榮雲 張國維 汪世竹 通信處：貴陽第一一九號信箱

編者先生：

青水先生的「修補生涯」一文刊出後，曾引起了一場風波。自己因為是一個修補業者，所以覺得有說幾句話的必要：當我在今日談「讀到該文時，心裏有些難過。和他辯駁吧，又我不出充足的理由。心想：事實勝於雄辯，敵不敵竹槓只有天曉得，何況他們是些門外漢呢。然而讀了七日青水先生的啓事，我的感覺又不一樣了，青水先生說他的原意在一歌頌」，慚愧的很，做我們這種生涯，果真有人要歌頌的話，那我真覺得要不寒而慄。說老實話：生活指數這樣高，爲了解決吃飯問題，所以不能不同主顧多要錢，主顧既然出了錢，當然希望把東西給他特別修補好。可是這一點往往會使他失

望，爲了這，我心裏老覺得不安和慚愧。因而我就毅然決然的把我的事業停了下來，停下來並不是消極，相反的，正是作積極的準備。

很想邀幾位忠實而熱心的同行，集資在市裏建設一座標準的鐘表行，所售之鐘表非但質料好，而且要走的準。修理保單，上邊樣規定：如修理費是四十隻洋，保期爲兩月。如在一月內停擺不走，送來重修，還要退他金元。如兩月中二次又停，則乾脆把錢如數退還，請其另請賢能。此乃所謂信譽也。

白光上（通訊處圖云關二號信箱）

評張先智的雜文

王平

張先智兄以近著雜文寄我，我看了一遍，每篇都有獨到的見解，非常佩服！本想採用序跋的形式，寫出一點意見的。待看到他的作品真正王麻子，諷刺一般懂得登龍術的作家，請托名人寫序的筆聊，我便呆了一呆，再四考慮，覺得自己並非名作家，而先智兄的雜文，自有其行世的價值，決無須名人作序。況且我也是天生的傲骨，一向特立獨行，在文壇上真是舉目無親，說實話，自草太炎以後的所謂名作家，要我圍繪他們的偶像，掛在廳堂上朝晚頂禮膜拜，奉若神明，是少到等於零的。所以，我自己的劣作，就從來沒有求序於當代的名作家。爲了彼此避嫌疑，我還是冒充一次批評家的神氣，來評一評先智兄的雜文吧！

在先智兄的雜文中，我最歡喜的是「奴隸的喜劇」、「愛」、「中國人過年」、「老百姓」論。這廿幾篇無論在意識上，技術上，都是成功的！

「奴隸不是人，好像是介乎人獸之間一種似人非人的動物，因它雖有四肢五官，外具人形，但其

受祭餐。供廚役，侍宰制。又與家畜無異」。這一個奴隸的定義，更要允當也沒有了。

『世界上最懂得愛的莫過於中國人，孔子主張博愛大同，墨子主張兼愛非攻，這些都算是愛的哲學，……中國社會以愛為經緯，中國歷史，是一部愛的歷史。』

『中國人多談愛人，少談愛己，少數的外國人則心地狹隘，比較「自私」，大多是「個人第一，夫妻第一」主義者，有福自己先享，有愛夫婦平分。』像這樣敏銳的透視，即在所謂為名作家的「名作」中，也決不容易發現的。

雜文之成為文學的形式，雖說不出一定的格律，但比較成熟的雜文，倒並不是作者僅能運用辛辣幽默，諷刺的筆觸，主要的原素，還是作者根據豐富的經驗與學養，言人之所不敢言，道人之所不能道。如果，作者在雜文中所告訴我們的，毫無新穎的見解，而是「人云亦云」的老套，那麼，就是作者極端辛辣，幽默，諷刺的能事，仍不能引人入勝的。所以，雜文很難寫。

先智兄寫雜文的技術，已經是成熟了。我還希望，屏開視野，同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裏掃射，捕捉人們所忽略的真實，我相信，必更有絕妙的雜文，滿足讀者們的要求的。（刊中央日報文藝週刊）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4812:93
1122
登錄號數.....20970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談天說地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國幣二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著 作 人

張 先 智

(封面作圖：柴扉)

發 行 人

王 亞 明

發 行 所

貴陽中央日報總社

(全國各大書局)

印 刷 所

貴陽中央日報總社

還 書 日

中央日報
文藝叢書

借 書 日 期

1111

1123-8

貴州省圖書館在處春在路國字路三二六號

總發行所
基本定價 1.2
現售實價 1.2
—— 總發行所 ——